

李长之书评

◎ 伍杰 王鸿雁 编

贰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长之的书评，有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概括有五：一是书评均以书为中心，认真读书，认真评书，唯书是评；二是书评立意宽广，思路开阔，所评门类、作品极多，不为本人专业所限；三是书评立场鲜明，敢讲真话，是非曲直分明，细说真善美、差劣丑，四是书评对被评者无贵贱之分，无亲疏之别，无践踏和吹捧之嫌；五是书评理论概括与具体剖析融为一体，评得具体，没有套话。他评书思索比较深，书评质量比较高，是把书评真正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业来作的书评家。

李长之书评

◎ 伍杰 王鸿雁 编

貳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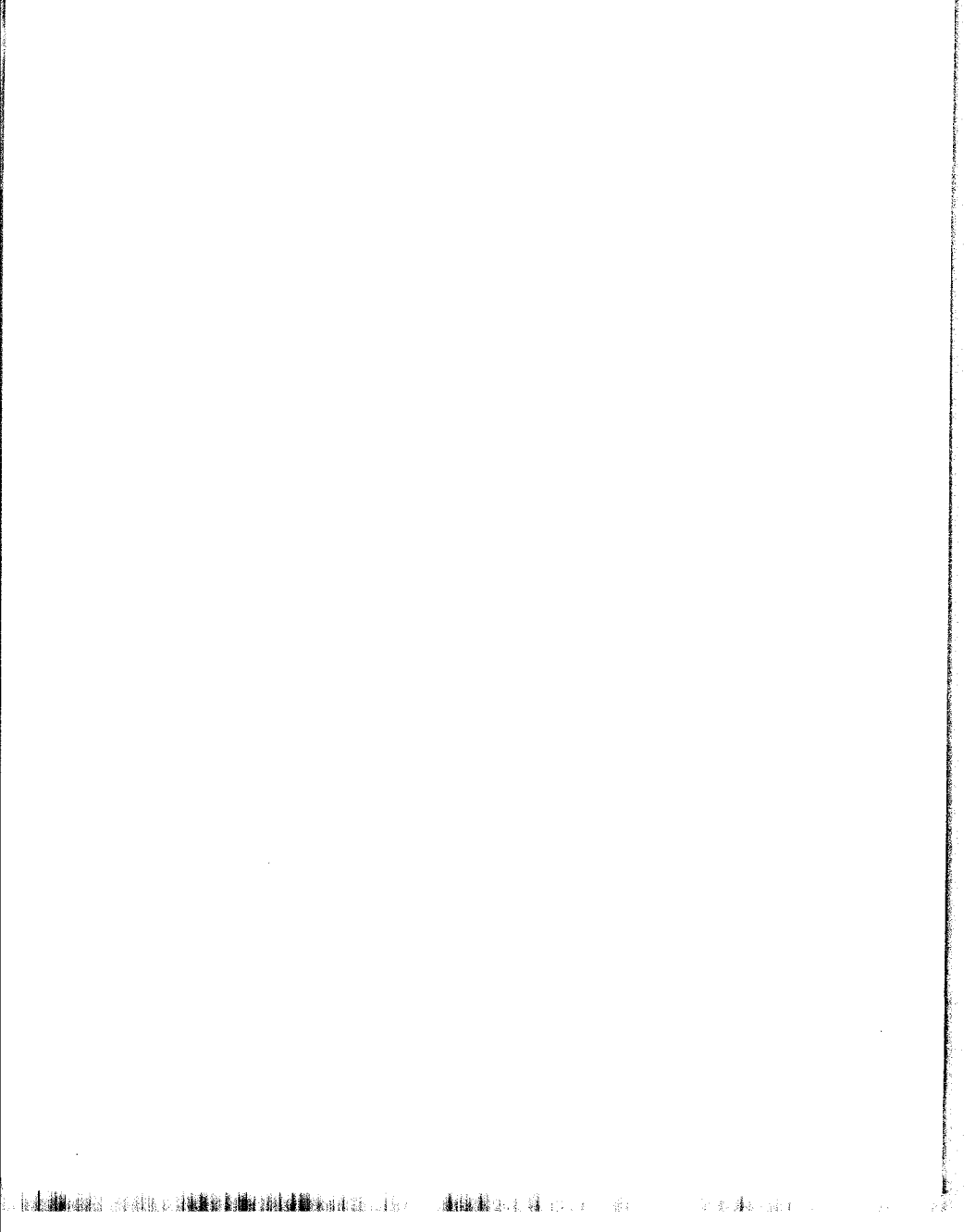
本 辑 目 录

现代作品评论 (二)

老舍·《离婚》	(3)
老舍·《猫城记》	(23)
老舍·《贫血集》	(36)
老舍·《火葬》	(40)
论茅盾的二部曲	(50)
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	(95)
沙汀·《淘金记》	(103)
碧野·《肥沃的土地》	(109)
碧野·《风砂之恋》	(114)
骆宾基·《姜步畏家史》	(118)
巴金·《憩园》	(128)
姚雪垠·《新苗》	(134)
靳以·《前夕》	(138)

吴组缃·《鸭嘴涝》	(146)
卜宁·《露西亚之恋》	(154)
卜宁·《北极风情画》	(159)
卜宁·《塔里的女人》	(164)
蹇先艾·《酒家》	(167)
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	
——《最后的幸福》之新评价	(169)
胡风·《看云人手记》	(22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233)
巴人·《文学论稿》	(236)
李广田·《诗的艺术》	(253)
胡秋原·《民族文学论》	(258)

现代作品评论（二）



老舍·《离婚》

一 论老舍的幽默

与其说老舍的小说是以幽默见长，不如说是以讽刺。更恰当地说，他的幽默是太形式的，太字面的，不过作为讽刺用的一种表现方法。

在老舍的小说中智的（Intellectual）成分多于情绪，处处表现出的是作者迅捷的思想和丰富的观念（Full of Ideas）。他始终没离却的，便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着社会上的一切。中国的现社会，自一方面说固然是光明快要开始了，自另一方面说却不能讳言的也是到了腐败黑暗的顶端。因为人的性格的不同，生活的不同，反应也就不同。有的人，只看见那快要开始的光明。他讴歌，他赞美，他欢跃，他在有所期等和准备中，显示自己的力量；有的人，却气愤，却诅咒，他热辣辣的不惜对旧社会勇猛的攻击。前一

该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署名长之。

编者

对鲁迅的分析是深刻的。

编者

指出老舍用讽刺的外衣，幽默的形式，迅捷的思想，丰富的观念，以知识分子的立场看待社会，这体现了老舍作品的特点，是确切的。

编者

种人，在作家中，还找不出代表人物，后者的代表人物有：鲁迅。另有一种人，自己觉得不敢抱什么太理想，太奢望的梦，也不作战士，他只有在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抑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感伤了；老舍是这一流。书味的（Bookish），抽象的，概念的，郑重而玄虚的字样，都随了讽刺的笑声，一变而为形容的利器了。这是老舍作风的所由来，也是读者被吸引的大原因。

老舍所采的这种表现方式，被人认为是幽默。——自然，照我说过，他这种幽默只是讽刺的外衣。因为那不断的，迸发的，拥挤的，丰盈而多方面的思想和观念，供他驱遣，所以大体上他是成功的。跑堂的“来两壶酒？”是称为“建议”了（页一五四），怕老婆，是怕到“万一太太长期抵抗”了（页一七七），张大哥夸奖李太太的好处，是“像慰劳前线阵亡将士似的”了（页三〇三），而且，“介绍婚姻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了（页二），我们都佩服作者的智慧。同时，我们也见出，他是如何以知识分子的见地，观看着一切。因为他愤于这样表现了，便有着特有的方便，却也有着不经意的错失。

当他中肯地找到合适的字眼时，我们觉得他这种

方法特别经济，例如小赵之有爱于秀真，便有“妇女本来都是抽象的，现在有一个成为具体的”（页二七五）的观感了，那含义自然是丰富而恰切。当他在人不及料的机会中而忽然用来一二个俏皮的字眼时，我们又特别生出一种清新的爽脆之感，例如在老李咬着牙说了句“你小声点”以后，却加上“眉头皱得像座小山”（页五九），我们真觉得喜出望外的欣快。

那不经意的错失，是有三种。第一是，他太喜欢用堂皇的字样了，使因讽刺太过而失味。张大哥虽爱议人的婚姻，是不至于发出“以婚姻治国”（页九）的主张的，同样，说太太要到西四牌楼买东西，而称为“大举进攻”（页一四七），也是未免太“大举”了的。如此一来，幽默中失掉了力量，会变成浅薄。明显的例子还有“他要说是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到此为止，就已经够了，然而再加一句：“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就浅薄了。第二是，他有时忘记了这种幽默是作者自己所有的，因而把书中人物的谈话，也演出同样口吻，就容易失却书中人物的个性。老实的老李是不会说：“依着她的辩证法，凡作媒人的还得附带立个收养所”（页二〇）。而贼鬼溜滑的小赵，更不会说：“你等着，

等小赵作了教育总长再说”(页二五二)的。原故在：这种幽默，是种风趣，太呆板的人不会有，太实际的人不会有；能专有的是作者老舍，他一不当心，便把书中的人物也老舍化了。第三是，常有些地方觉得是不必的，令人觉得画蛇添足，有了，反而把趣味降低了。没人沏茶，而说“方桌上一把壶六个碗，在个瓷盘上放着，好像专等有人来沏茶似的”(页五七)，我们以为显得拙笨。孩子们叫爸爸到桌子下去避屋里的雨漏是不必说“爸的身量过大，桌下容不开”(页二八五)的。乡下女人李太太，听人说愿作她的后盾，她说，“邱太太的话虽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说了，管我的后顿，有人管后顿，前顿还不好说？跟他吵”(页二二九)，这就已经很明显了，作者却又找补上“后盾改为后顿，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倚靠”，总是多余的。先前读他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那种过分的幽默而变为浅薄的例子更多，在现在这本小说里，显然是少得许多了，希望在他以后的作品中，还更纯粹起来。

我一再说过，他的幽默，在于他的智慧。我在读他的小说时，时时在感到他的思想多而且快，即便是描写，在他脑中的印象也往往是迸发的，例如说张大

哥家中布置吧，“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看来就好像突兀样的，却正是他的作品的特色，不但不足为害，而且是成了可以做其余的作家的一点。同样，他思想多，而且快，他的叙述的文字本身，就适宜于采取一种活的对话式的，因为思想本来是言语。

在一个思想多，而且快的作家，顶需要的是紧凑。不然，便会容易特别显着散漫。作者似乎也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层，所以即以句子的表面论，也断趋于简劲了，《离婚》这本小说，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者，这便是一端。只有如此，才能使他的幽默更有意味，也给他所要表现的讽刺更大的方便，而他所特有的多而且快的迸发的思想，观念，才更特别显得出，而不致糟踏和埋没。

评《离婚》高出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评价是很高。这也是一种形象的比较评论。

——编者

二 老舍讽刺的目标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差不多是全被讽刺着的。偶尔，老舍也在极少数的人物上加点理想，然而这往往是失败的。在讽刺之中，当然也有讽刺过火的，将人物失却了真实性。遂太像讽刺画中的过分形容的面貌了，而有害于小说的整体。可是比较起来，讽刺终是

老舍作品的成功，在于擅长讽刺。

编者

老舍的擅长，成功确是在这一方面。

老舍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怯懦，只有灰色的人生，进而导致社会是灰色的。虽是对现实的讽刺，却没有力量。

…编者

老舍所最常讽刺的是什么东西呢？妥协，敷衍。统一了所有的老舍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的，是怯懦。因为怯懦，什么事情也不走极端，总是折中，在折中下求息事宁人，在折中下将人情安排在最能走得圆通的余裕里。因为怯懦，事情可以退一步想，这种便永没有改革，永没有进取，用自欺的知足，平安地糊涂地沉寂下去。这样，灰色的人生便绘就了。拆开来，是灰色的人物；凑起来，是灰色的社会。这是老舍讽刺的总目标，大中心。照理论上讲，老舍这“一针”确是中着要害的，但实际上，却不一定“见血”，因为普通的人是太麻木并没有“血”可以“见”。而且，老舍终于缺少一种力量，他的讽刺，到底也仍是太和谐的了，人们反而争着说老舍在幽默。针刺得重，就容易成为刹那的快感。不过，我们以为作者在这里，也恰表现了他的个性和才能了，我们不能要求到作者的个性和才能以外去，所以就批评的见地，我们倒是着重于在他个性和才能以内，看他有没有疏忽，有没有不完整，有没有还没发挥到尽致的本领，这我们都留着以后再讲。在这里，我们不过道出作者讽刺的特有面目罢了。

现在就实例看老舍讽刺的对象。老舍的总宣言是：“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页三三〇）作了这样生活的衬色的是北平，“北平能批评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页九二）。北平是中国人生活的象征，至少在现在是，平凡而灰色。

人人是如此，即有几个例外，也终于是这妥协、敷衍的空气中的战败者。在这小说里的主人公老李就是一个，“他看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没出息的敷衍，连张大哥那样郑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页二四七）。他自己知道，然而没法，“本想在灰色的生活里找些刺激，谁知作来作去，只是上了张大哥所走的辙迹”（页二二五）。

在起初，老李是一个书呆子。他有所拘束，访人罢，“整五点半，敲门。其实老李十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胡同里转了两三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页一一）。他常分析自己，而把握不定，因为灰色的社会在暗中侵蚀他太厉害了，他陷于动摇，“诗意也罢，实际也罢，他被张大哥打败。被战败的原因，也不在口才上，而是在他自己不准知道自己，这叫他觉着自己没

有任何的价值与分量。——他应当是个哲学家，应当是个革命家，可是恍惚不定。他不应当是个小官，不应当是老老实实的家长，可是恍惚不定，到底呕，——没有到底，一切恍惚不定”（页三八）！他起初未尝不想反抗，也想咒骂，然而灰色的人生把他弄模糊了，把他软化了，当他见了街上的穷孩子，觉得可怜，“同时不知道咒骂谁才好！家庭，社会，似乎都该骂。可是骂一阵有什么用呢？往切近一点想吧——心中极不安的又要向谁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儿女吧”（页四二）。我们眼看着一个不健全的知识分子，书呆子，慢慢儿被卷入灰色的社会中了。

我们可以拿他的初衷，和他的生活作一对照。书呆子是追求诗意的，虽然不强烈。“他不是个诗人，没有对美的狂喜；在他的心中，可是，常有些轮廓不大清楚的景物。”（页二八一）他说，“我并不要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页二六）。他自己说他这是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疯狂，“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像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页二六）。这都是书呆子的本来面目。

书呆子虽然和非书呆子不同，但有相同者在，便是怯懦，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强烈，对理想的目标并不彻底和执著，因而，他的归宿，也不会生活在灰色生活中的人物以外。恐怕这是中国社会离着打破灰色还太辽远的总原因。老李是怯懦的。他“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么标准？有什么用处？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随俗，敷衍，还不如坏心”（页二五九）。因为怯弱，所以敌不过生活，——生活本来就够消磨人的勇气的了，他的生活吧“快到了衙门，他更不痛快了。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件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虽然时时被一张纸上印着个红印给驱逐出去，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这里免职，不去另起炉灶干点新的有意义的事，绝对想不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衙门不止一个”（页六八）。这是生活，这是书呆子有了出路的生活，把书呆子卷入灰色中去，将灰色再维持老稳下去的。

形容在衙门里耗度生命，生动，形象，深刻。

— 编者

和老李同样被生活败退的人物是老邱。他对于生活的看法，也同样以为没意思，而不能打开，又为所征服。他说：“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跳出圈外，谁也不能。”（页二一二）

张大哥，更不用说；他就无所谓被不被社会败退了，如果不是天生的灰色的人物，至少也是一生下便被灰色的生活所吞蚀的。他“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页二一〇），“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页九）。张大哥这样人物，是最适合于北平的社会的，所谓京油子。而小赵也是。

老舍写的主要人物，不过这两派，书呆子与京油子。主旨总是书呆子被京油子征服。

彻上彻下，男女老幼，是在一团妥协、敷衍里，怯懦是中心。老李固然是“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却“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了（页一六五），时髦的天真，也“只买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后脑海”（页一〇四）。怯懦是老舍小说人物的统一性，大家都会退一步起，由张大哥的意见，漏水的房子每月省两元，

便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妙的是：“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页五〇）老李买贵了东西，也有自慰之道：“一辈子不准买上两回，贵点就贵点吧。”（页六一）小孩子也会退一步想，先因没有干妈而撅嘴的英，经人说：“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他高兴地说：“火车娶了”，便“用火车娶媳妇自然无须再认干妈，于是英也不撅嘴了”（页八三）。退一步想的根性，是有多深！“退一步想”，是怯懦的一翼，“折中”却又是一翼。张大哥和人的来往，是“完全出于诚意，同时不失为敷衍”（页七三）的，老李呢，也“顶不喜欢随俗，而又最怕驳朋友的面子”。结果“还是敷衍一下好吧”（页八七）了的。张大哥对于二兄弟的行医，是劝“少”下石膏的，却“不是可以不下”（页三一三）。老李对于革命的看法，是“有机会去革命，但是近于破坏；流血也显着太不人性，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页二六〇）。根本，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西单吧，“乱而舒服，热闹而不太奢华，浪漫而又平凡”（页二五四），处处是这样的空气，供人呼吸！

怯懦，折中，退一步想，敷衍，妥协！这是老舍小说讽刺的大目标。我觉得他的讽刺渐渐集中了，对

怯懦，折中，退一步想，敷衍，妥协！这是老舍